

楔子

2016年10月，蒙特利尔

夏恩·霍兰德从不允许自己失控，但此时的他已逼近极限。

这是他打过的最让人懊恼的冰球比赛，已经煎熬了两节又十二分钟。夏恩效力的蒙特利尔探险者队[1]主场对阵宿敌波士顿熊队[2]，本该取得一场辉煌的胜利，现实却是焦灼的羞辱。此时比分停留在波士顿熊队4比1领先，场上只剩不到八分钟。夏恩有过至少五次绝佳的进球机会。本不该失误的射门，却还是失误了。探险者队的失误让熊队乘胜追击了上来。

得益最多的，就是那个最招全体蒙特利尔人恨的家伙：伊力亚·罗扎诺夫。蒙特利尔和波士顿的NHL[3]球队针锋相对近一个世纪，而最近的六个赛季中，激烈的竞争关系更是找到了具体代言人，那就是霍兰德和罗扎诺夫。两人之间战意浓重，就连坐在最远最便宜座位上的球迷也能用肉眼看得一清二楚。

此刻，在那个俄罗斯人进了第二个球后，裁判正准备重新掷球。霍兰德在争球圈弯下腰，面向罗扎诺夫。

“今晚还好吗？”罗扎诺夫快活地问，棕色的眼睛闪着精光，他每次胡说八道时都这样。

“去死吧你。”霍兰德吼道。

“还来得及搞个帽子戏法，我觉得，”罗扎诺夫若有所思道，口音浓重加上戴着护齿，他那口英语几乎让人听不明白，“我是现在就来呢，还是等到最后一分钟？后者好像更带

劲，是不是？”

霍兰德咬紧护齿，没回答。

“闭嘴，罗扎诺夫，”裁判说，“最后一次警告。”

罗扎诺夫不再说话，换了个更有效的方法惹毛霍兰德：他抛了个……媚眼。

然后他争到了球。

* * *

“我操！”探险者队的防守后卫让-雅克·布瓦修猛地将球棍砸向更衣室的墙。他是个大块头，海地裔加拿大人。

“够了，JJ[4]。”夏恩道，却也只是嘴上说说，没什么实际威慑力。说完，他一屁股坐在更衣室凳子上，明确表示没心情和任何人打架，连争吵都懒得争吵。

同为左翼锋线球员的海登·派克在夏恩身边坐下，他总这样。“你没事吧？”海登轻声问。

“当然。”夏恩直截了当地说。他向后仰，将头靠在冰凉的墙面上，闭上双眼。

“热情”不足以形容蒙特利尔的冰球迷。蒙特利尔人对探险者队的爱已经到了荒谬的程度。对于客场球队来说，蒙特利尔是最难打的球场之一，因为这里不仅有全联盟最强的队伍，还有声量最大的球迷。该对自己挚爱的球队表达失望时，这些球迷也毫不留情。

可到了今晚这样真正失望透顶的时候，蒙特利尔的球迷们反而近乎沉默，那是夏恩·霍兰德最不喜欢的声音。

“我有个好点子，你猜是什么？”海登问。“知道那个叫《人类清除计划[5]》的电影不？某个晚上，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做各种违法的事，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有点印象。”夏恩说。

“我说，那要是真的，我一定宰了罗扎诺夫他丫的。”

夏恩笑了。他无法否认，狠揍俄罗斯人那张自恋的脸多少能让人感到些许满足。

这时教练进了屋，出奇冷静地表达了他的失望。这个赛季刚刚开始，大多数比赛都打得不错——常规赛中这还是第一次对上波士顿。这回只是个小故障，他们会重振旗鼓。

然后就到了面对媒体的时候。那一刻，夏恩宁愿进来的是一群饿狼，可他知道自己是逃不过这群记者的。每次比赛之后，他们总是针对性地想让他说些什么，尤其是对上罗扎诺夫的比赛。

夏恩扬手脱下早已汗湿的球衣，将CCM[6]运动背心展现在镜头前。这是他的代言合同里的要求之一。

相机、灯光和麦克风在他身边围成一个半圆。

“大家好。”夏恩疲惫地说。

记者问了些无聊的问题，夏恩也给出无聊的回答。他能说什么呢？他们队输了。一场冰球比赛，其中一支球队输了，正是他所在的球队。

“想知道罗扎诺夫刚说了你什么吗？”一名记者兴奋地问。

“是好话吧，我猜。”

“他说他希望你今天上场了。”

那群记者随即安静下来，等待着。

夏恩嗤了声，摇头道：“嗯，三周后我们就去波士顿。你可以转告他，那场比赛我一、定、上场。”

记者们纷纷笑出声，今晚搞到了这段霍兰德和罗扎诺夫隔空喊话的素材，不高兴才怪呢。

一小时后——洗过澡、换过衣服——终于得以独处的夏恩自己开车回家。去的不是位于西山区[7]的顶层套房，而是另一个没有任何人知道的地方。

夏恩每年只会在山高区[8]的这间小公寓里待上几晚。在想确保完全隐私的时候，他才会来这里。

他把车停在一栋三层建筑后面的小停车场里，进了后门，迅速上楼来到顶层。他知道下面两层都没人，因为它们也都在他名下。底商租给了一家高端厨具精品店，几小时前天一黑就打烩了。

位于三楼的复式公寓看上去一目了然：一间专业房屋布置师装修出来的样板房。严格说来，这间房确实是为了出售它以及楼下那间公寓而布置的——只要夏恩有出售这楼的意向。他跟自己保证一定会把这房子卖出去。很快。

这话他已经跟自己说了三年多。

走到不锈钢冰箱前，他拿了瓶啤酒——除了五瓶啤酒，崭新的冰箱中空无一物。他起开瓶盖，走到客厅的黑色真皮沙发上坐下。

夏恩无声地坐着。这样的夜里他总会腹中翻腾，他努力忽略那种感觉。啤酒喝得很快，他希望至少能借助酒精来麻醉对自己的失望。以及对自己软弱的厌恶。他只能麻痹感官，因为明知自己没办法彻底斩断这团乱麻。他已经努力了六年多。

敲门声响起时，已是快四十分钟后了。时间长到夏恩快要成功说服自己离开。说服自己别再犯蠢。可当然了，他没能做到。而且，就算这门再过几小时才被敲响，夏恩依然会坐在沙发上，继续等待。

他打开门，不耐烦地问：“你他妈的怎么这么慢？”

“我们去庆祝了。大胜之夜，懂？”

夏恩后退，让坏笑着的高大俄罗斯男人进屋。

“我已经尽快脱身了，”罗扎诺夫道，少了些调笑，“不想引人注意，对吧？”

“当然。”

这是夏恩口中说出的最后一句话，随后罗扎诺夫的唇就猛地袭上他的。

夏恩双手抓住对方的皮夹克，将他拉得更近，上气不接下气地吻着罗扎诺夫。“你能待多久？”分开喘气时，夏恩急促地问。

“两个小时，差不多？”

“操。”他说着，再次吻上罗扎诺夫，粗鲁又急切。老天，他需要接吻。需要这糟糕又操蛋的玩意。

“你嘴里有啤酒味。”罗扎诺夫说。

“你嘴里有你常嚼的那种口香糖味，难闻死了。”

“这样我才能不抽烟！”

“闭嘴。”

两人一路互相推搡着走进卧室，夏恩猛地把罗扎诺夫抵在墙上，接着吻他。对手的舌在他口中滑动带来熟悉的触感，夏恩也伸出舌头扫过那些天知道修补和替换过多少次的牙齿。

今晚夏恩想要的很多，可他们没那么多时间。罗扎诺夫抓着夏恩将他推倒在床上，夏恩看着他脱下外套扔在地上，又拽起T恤脱下。一条金链子斜斜挂在罗扎诺夫脖子上，闪闪发亮的十字架贴着他左边锁骨，就在他胸前那个出了名（就离谱）的咆哮灰熊纹身上方（据说“是代表俄罗斯的！我加入熊队之前就纹上了！”）。夏恩打算待会再来取笑这个。现在他能做的只有看着罗扎诺夫脱下衣服，并后知后觉发现自己也该开始脱了。

等到两人都脱光衣物，罗扎诺夫压在夏恩身上，一边亲他，一边伸手去握他下边已然硬得丢人的阴茎。夏恩被他摸得弓起身体，发出愚蠢而急切的声音。

“别担心，霍兰德，”罗扎诺夫道，嘴唇轻擦着夏恩的耳朵，“我会像你想要的那样干你，好不好？”

“好。”夏恩吐了口气，释然混合着羞耻充斥他全身。

罗扎诺夫往下滑，一路亲吻、吸吮、舔舐，直至夏恩的阴茎。他没再逗弄它，直接将之含进嘴里。夏恩庆幸此时整栋楼里只有他们两人，因为他的呻吟声在装饰简单的房间里都有回声了。

他用手肘支起自己的身体，想看清眼下的情景。他有些想直接躺下去、闭上眼睛，欺骗自己此时给他带来绝妙体验的是伊力亚·罗扎诺夫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可他更想看清楚眼前的人究竟是谁。

罗扎诺夫是个极帅的男人。浅棕色的卷发总是乱乱的，时不时掉下来遮住他玩味的棕绿色眼睛和浓黑的眉毛。胡茬布满他棱角分明的下颌和带有美人沟的下巴。笑起来时，他的嘴角总是慵懒地歪向一边，牙齿则白得反常，因为大多已经不是真牙。

他的鼻子有点歪，因为断过不少次，可这他妈的只让他看起来更坚毅。他可是个住在波士顿的俄罗斯人，根本不该拥有这一身古铜色的肌肤。

夏恩真是恨死他了。可罗扎诺夫吸屌真的很有一套，而且不知为了什么，这家伙还乐意得很。

夏恩也恨这样的关系，可他同样费了很大的劲去保护它，而且还会继续下去，只要罗扎诺夫愿意。按他们目前的生活状态，这并不容易。也许七年前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预料到自己的人生和这人尽皆知的竞争关系会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也许他们现在就该停手。可不管这有多离谱，他们却都觉得很舒服。很熟悉。而且对两人来说，这都是最接近安全的选项了。

仅此而已。

罗扎诺夫那张能干的嘴在夏恩的阴茎上努力动作，夏恩则从放满存货的床头柜里拿出润滑液，往床那头扔过去。罗扎诺夫伸手接住，没停下嘴上的动作，径直往手上倒了些润滑液，开始给夏恩扩张。

夏恩一直不喜欢这一步，总让他觉得自己好脆弱。他们每次做这事，夏恩都会觉得无力、荒唐，感受最明显的就是罗扎

诺夫将手指放进他体内时。也正因此，给他扩张总是要花上好一会儿。

相反，罗扎诺夫却总是显得游刃有余。他很擅长这一切，对此也心知肚明。他放开夏恩前，还在茎头舔了一下，激得夏恩全身仿佛过电。罗扎诺夫道：“放松了吗？没弄多久，但也够了。”

夏恩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在冰上时，他恨死了这人的声音，还有电视采访中看到的罗扎诺夫嘲笑他时那种恶劣而戏谑的语气。可此刻在床上，罗扎诺夫的语调耐心而温柔，嗓音轻缓，他的口音优雅地吐露着规规矩矩的英语单词。

罗扎诺夫用有力的手指打开夏恩的身体，双唇在他大腿内侧落下湿吻，夏恩也随之放松。他觉得差不多了，便无言地递给罗扎诺夫一个安全套，然后翻过身，以双手和膝盖支撑跪在床上。他不能看着罗扎诺夫。今晚不行。在那样屈辱的惨败之后，不行。

罗扎诺夫似乎懂他的心思。他小心地进入夏恩，不像过去好多次那样粗鲁。这一回，他的进攻缓慢而体贴。被进入时，夏恩感到一双大手握在他腰上稳住他的身体，甚至还能感觉到罗扎诺夫的拇指在轻轻抚摸。

“好了。这就是你要的，对吗？”

“对。”因为确实如此。这是夏恩一直想要的。

罗扎诺夫刚开始动，夏恩就叫了出来。从来都要不了多久，夏恩就会丢盔弃甲，开始呻吟、喘气，索要更多。

“操，霍兰德。你真享受。”

夏恩的回答是全身爆红，他不用看也知道。却无法反驳。

罗扎诺夫狠狠干着夏恩，一只有力的手放在他肩胛骨之间——把他死死按在床垫上。他俩动静都大得很，要不是知道这栋楼里除了他们别无他人，夏恩肯定会担心被人听见。可在这里他觉得很安全，于是便放任自我了。每一次顶弄都引来一句呻吟，他也许还喊了不少次罗扎诺夫的名字。

夏恩真的真的很希望没人能听见他们搞出的声音。

罗扎诺夫将夏恩的阴茎握在自己滑腻的掌中，夏恩急切地想要释放，也开始挺动。他总在这种时候意识到为什么自己无法放弃这一切。因为这感觉太美好。

“打算射给我吗，霍兰德？”

霍兰德正是这么打算的。他也这么做了。他用力捶打床垫，大声咒骂着，释放出的液体布满罗扎诺夫的掌心。

他身后的罗扎诺夫加快速度，余韵随着抽插一波波扫过夏恩全身。就在夏恩即将无法承受的时候，罗扎诺夫停了下来，低吼着、勃动着释放在他体内。

之后，两人并肩仰躺，熟悉的事后愧疚和羞耻在夏恩心里冒头。

“嗯，你今天总归是赢了点‘东西’。”罗扎诺夫打趣道。

“老天，死开。”夏恩抬手冲他比个中指，可罗扎诺夫握住他手腕把他拽过去，让夏恩趴在他胸膛俯视他。两人对视，罗扎诺夫玩味的坏笑淡去，夏恩突然觉得无法呼吸。

“看来，你那蠢兮兮的纹身还在啊。”夏恩迅速开口，想把自己的注意力从这莫名其妙的感觉上移开。

“哎哟，”罗扎诺夫道，讨厌的笑容又回到脸上，“他想你了。”

夏恩嗤之以鼻。

“真想了！”罗扎诺夫坚持道。“亲他一口。”

夏恩翻了个白眼，却还是在罗扎诺夫胸前垂下头。不过他没将唇贴上那个纹身，而是用牙齿轻轻衔住罗扎诺夫的乳头，还扯了扯。

“操。”罗扎诺夫道，嘶嘶吸气。

为表歉意，也因为心知这能让罗扎诺夫更兴奋，夏恩舌头擦过对方敏感的乳头。罗扎诺夫伸手插入夏恩发间，让两人的唇重新碰在一起。一个漫长却莫名温柔的吻之后，夏恩抬头望向罗扎诺夫，发现对方又一次非常严肃地注视着自己。夏恩咽了咽唾沫，却什么也没说，任由罗扎诺夫的手指在他发间摩挲。他希望此刻心头的恐惧没有表现在脸上。

“你很美。”罗扎诺夫突然一本正经地说。

夏恩不知该作何反应。他们其实不怎么跟对方.....说话。不会这样交流。

“NHL最性感男士，《大都会[9]》杂志评选。”夏恩玩笑道。面对罗扎诺夫时，他只会这一种聊天方式，除此之外就是大吼大叫骂脏话。

“那群蠢货，”罗扎诺夫接话，戳破了梦幻的泡泡，“竟然把我排在第五名。才第五！”

“已经很优待了。”

罗扎诺夫翻身将夏恩压在床垫上。夏恩仰视着他，放声大笑。

“我得走了，”罗扎诺夫道，听起来十分遗憾，“可以再洗个澡，但那之后就回酒店去。”

“我知道。”

一起洗澡时，夏恩跪在地上，不想没尝到罗扎诺夫的味道就放他走。宽敞的淋浴间里，罗扎诺夫站在大花洒下笼罩着夏恩，轻声表示允许。他用有力的大手捧住夏恩的头，长长的手指缠着他打湿的头发。夏恩抬眼发现罗扎诺夫正带着那种该死的歪嘴笑俯视自己，便立刻闭眼，觉得脸颊发烫，还羞耻地发现自己的阴茎也开始变硬。

他这么喜欢挨操、喜欢嘴里有根屌的感觉，已经够糟的了。还非得是跟这么个狗娘养的家伙，以至于夏恩找别人的极少数几次，总是无法满足.....

所以，或许这一切，不仅仅是因为方便，也因为夏恩一直回避的某个原因。

夏恩带着罗扎诺夫到了爆发边缘，随即后撤，男人释放的浊液喷洒在他的下巴和嘴唇上，也许脖子上也有。证据随即被水冲走，消失在下水道，夏恩向后坐倒在地，背靠淋浴间的墙。他伸手搓了搓脸，然后抱住膝盖，听见罗扎诺夫气喘吁吁地说着俄语。

“靠，”罗扎诺夫依然站在夏恩对面，头向后仰靠着瓷砖，“你是不是一直在练习这一手，霍兰德？”

“没有。”夏恩嘟囔。

“没有？你一直憋着等我吗？”

夏恩没有回答，等同于承认。

罗扎诺夫笑道：“你得找人滚滚床单，霍兰德。等几个月才

能匆忙搞上一次，这不健康。”

“我才没在等。”夏恩道。这算不上说谎。他显然不是百分百的直男，但跟女人上床并不会让他.....厌恶。只是不如跟男人那么有感觉。

尤其是某个男人。

可女人很安全，好相处，而且招之即来。也许只要他一直找，总能找到一个他愿意以一夜情以外的方式相处的人。找到这个人后，他就终于能给这段.....不管是什么的关系画上句号。

罗扎诺夫关上水，伸出一只手。夏恩翻了个白眼，握住那只手让罗扎诺夫把他拽起来。他们面对面站着，胸膛相贴，夏恩看着罗扎诺夫头发上的水珠滴到肩膀，再朝肚脐流去。

罗扎诺夫一只手放在夏恩脸上，抬起他的头。他温柔地看着夏恩，唇边带着浅浅的微笑，然后亲了他。

“是我把你毁了，”两人分开时，罗扎诺夫说，“没有其他人能做到。”

“老天，死开。”

“你这张嘴啊。”

“别说出来。”

“我还是喜欢它在我身上的时候。”

“该死的，罗扎诺夫。”夏恩把男人推到浴室的墙上，凶狠地亲吻他。他们总是这样。推推搡搡、骂骂咧咧地争夺控制权，直到其中一人或者两人都放弃抵抗，允许自己得到两人都渴望的释放。

“我真得走了。”罗扎诺夫说，可说这话时，牙齿依然啃咬着夏恩的下巴。

“我知道。”

“对不起。”

“为什么道歉？我不在乎。反正也结束了，不是吗？”

罗扎诺夫停止亲吻的动作，看着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想也是。”

他们走出浴室，迅速穿上衣服。夏恩从床上撤下被单，放进洗衣机。他走之前总会把这地方恢复如初。

“那么，三周后见。”罗扎诺夫站在门口道，已经准备好离开。

“嗯。”

罗扎诺夫点点头，夏恩本以为就要这样告别，可男人随即露出笑容，说：“今晚是因为我吗？”

“因为你什么？”

“让你分心。今晚在赛场上。”

夏恩反应了一会儿才明白他在说什么。

“你、去、死。”

罗扎诺夫笑得更欢了。“完全打不了比赛，是因为在想我的老二，对不对？”

“晚安，罗扎诺夫。”

罗扎诺夫向门口走去，还不忘给他来了个飞吻。夏恩气得不得了，却又莫名松了口气。这提醒了他其实他们两人都不怎么喜欢对方，挺好的。

夏恩又从冰箱里拿了罐啤酒，等待被单洗好。夜已深，他也筋疲力竭，却不打算在这里住下。他真的该跟中介好好聊聊出售这栋楼的事了。

他打算把这栋楼卖了，而且以后去波士顿比赛就待在他妈的酒店房间里，不要总趁着夜色溜到罗扎诺夫的顶层公寓去。他打算了结这一切，然后翻篇。

他发现，当他这样计划着的时候，指尖正摸着自己的嘴唇。那里还因为先前被男人的嘴碾过而刺痛。

他知道计划着了结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只要这机会还摆在自己面前，夏恩就永远无法拒绝。

[1]Montreal Voyageurs，作者杜撰的冰球队名，现实中的蒙特利尔NHL球队是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Montreal Canadiens）。

[2]Boston Bears，作者杜撰的冰球队名，现实中的波士顿NHL球队是波士顿棕熊队（Boston Bruins）。

[3]“国家冰球联盟（National Hockey League）”的缩写，又译为“北美冰球职业联赛”，北美最高等级的冰球联赛。

[4]“让-雅克（Jean-Jacques）”的缩写昵称。

[5]The Purge, 2013年上映的美国恐怖电影, 讲述政府将每年固定一天的十二小时设定为“合法杀戮日”, 放任公民烧杀抢掠以发泄不满。

[6]CCM, 加拿大运动品牌, 主营冰球相关运动用品。

[7]Westmount, 位于蒙特利尔岛上的高档社区。

[8]全名是“Le Plateau-Mont-Royal (皇家山高区)”, 是蒙特利尔市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中产社区。

[9]Cosmopolitan, 由赫斯特集团出版的全球知名时尚杂志。

第一章

2008年12月, 里贾纳[1]

伊力亚·罗扎诺夫穿过酒店停车场, 在严寒中拖着步子走向球队的大巴车。和大多数队友一样, 这是他第一次来北美。本以为会更难适应, 可萨斯喀彻温毕竟不是纽约。这里除了寒冷和冰球就没别的可关注, 而俄罗斯人对这两样东西再熟悉不过。

再过两天就是圣诞节, 可对于世界顶尖的青少年冰球运动员而言, 圣诞节意味着“世界青少年冰球锦标赛[2]”。对伊力亚来说, 也代表他终于有机会亲眼见到夏恩·霍兰德。

这位十七岁的加拿大天才运动员受到了诸多关注。他在冰球界轰动一时，火得连莫斯科也没能幸免，现在伊力亚听见这个名字就难受。伊力亚和霍兰德都有资格参加来年六月的NHL选秀，人们已经开始预测，届时选秀状元和榜眼会诞生在这两人中。至于具体排位，就要看你问的是谁了。

伊力亚知道自己的答案。

他从没跟夏恩·霍兰德碰过面。从没跟他打过比赛，却已下定决心要狠狠打败他。

首先他会带领俄罗斯队拿下金牌，就在这里，霍兰德的祖国。然后带着队伍回到莫斯科，赢得冠军。再然后，显而易见，他会成为选秀状元。这将是“伊力亚·罗扎诺夫之年”。从他十二岁开始，人们就一直期待他会从2009年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冒牌货无法改变这一点。

俄罗斯队在加拿大队训练快结束时来到冰球场，准备进行预定的练习。伊力亚和几个队友一起停住脚步，看着加拿大人训练。训练时穿的球衣上没写名字，所以直到助理教练告诉他赶紧滚去更衣室的时候，他也没能找出哪个是霍兰德。练习场上的时间安排是非常紧张的。

等到赞博尼[3]洗冰车将冰面清理好，他们立刻上了场。球场很小，环境不怎么样。正式比赛将在市中心更大的球场进行。看台上坐了些来看俄罗斯队练习的人。其中一些是球探，这毫无疑问，还有少数从俄罗斯赶来陪同的队员亲属，以及几个当地的铁杆冰球迷。

训练中途，伊力亚注意到有个男生坐在判罚室前面几排的位置，身上是加拿大队的队服和棒球帽。左右两边围着一男一女，大概是他父母。从冰场上很难看清，但伊力亚觉得那可能是霍兰德。他母亲好像是日本还是哪里的人，对吧？他绝对在哪儿读到过.....

“一起走吗，罗扎诺夫？”冰场那头，教练用俄语冲他喊道。伊力亚转身，尴尬地发现其他队员都已经围在教练身边。

霍兰德——如果那是霍兰德的话——此刻正看着他们，他不喜欢这样。又或许他是喜欢的。或许霍兰德正为要在锦标赛中与他狭路相逢而紧张。或许他感受到了威胁。

他应该这样觉得。

练习之后，伊力亚迅速冲了澡，穿上衣服。他走回球场，站在玻璃后面看着看台。霍兰德和他父母已经离开，此刻在冰上练习的是斯洛伐克队。

伊力亚耸耸肩，走向贩卖机。他买了瓶可乐，犹豫着回大巴前要不要溜出去抓紧抽个烟。

他把俄罗斯队服的拉链拉到下巴，从侧门溜出去。外面冷得要死。他靠在一堵砖墙上，把可乐塞进外套口袋，掏出烟和打火机。

“抽烟应该去那边。”有人说。伊力亚花了点时间才在脑内翻译完这些话。

转身看向说话的人，这回他认出来了，这绝对是夏恩·霍兰德。这人长得格外与众不同。他的一些外貌特征显然来自母亲——墨黑色头发和颜色极深的眸子——不过因为父亲大概是普通的英欧血统，所以霍兰德看起来不完全是亚裔。不过他的皮肤是毫无瑕疵的，让人魂不守舍那种。光滑的小麦色，鼻子和颧骨上的些许深色雀斑是他最突出的面部特征。

“什么？”伊力亚道。就算只说了一个词，因为有口音，也显得很蠢。

“吸烟区在那边。”霍兰德说，指着停车场远处的一个角落。

边上有一大堆雪，而且看着像是风很大的样子。

伊力亚重新靠回墙上，点燃了香烟。这个操蛋的国家。哪儿哪儿都不允许室内吸烟已经够糟了——抽个烟还他妈得去雪堆里坐着？

“你竟然抽烟，真让人意外。”霍兰德道。

“是哦。”伊力亚说，唇间吐出长长的烟。周遭安静得让人不太舒服，随后霍兰德再次尝试与他对话。

“一直挺想见见你，”他伸出手说，“我是夏恩·霍兰德。”

伊力亚看着他，感觉自己的嘴唇抽了抽。

“这样。”他说着，将烟叼在唇间，握了握霍兰德的手。

“看你打球真是种享受。”霍兰德道。

“我知道。”如果霍兰德希望伊力亚也能恭维他一番，那可有待等了。

见伊力亚没再说话，霍兰德换了个话题道：“你父母跟你一起过来了吗？”

“没。”

“哦。那一定很难挨。毕竟圣诞节什么的。”

翻译这么多词汇对伊力亚来说有点难度，随后他说：“没事。”

霍兰德将双手插进外套口袋。“真冷啊，是吧？”

“对。”

他们一起靠在墙上，肩并肩。伊力亚倚着墙转过头，低头看着霍兰德，后者站着比他矮了能有四英寸[4]。看着他挺有意思的。这人的脸颊被冻得泛红，呼吸间粉色的唇呵出白汽。

“明年的世锦赛将在渥太华举行，那里是我老家。”霍兰德说。

伊力亚抽完一根烟，将烟头扔在地上。他决定配合一下，毕竟这家伙看起来是打定主意要跟他说上话了。“渥太华会更有意思吗？”

霍兰德笑道：“跟这里比？不知道。可能吧。冷倒是一样冷。”

“你父母来了。”

“为了看比赛？对，他们来了。不管我去哪里比赛，他们总会尽力来看。”

“那挺好。”

“嗯，我知道。他们很棒。”

伊力亚对此没什么要补充的，于是保持沉默。

“我差不多该走了，他们在等我。”霍兰德道。他直起身，转身面对伊力亚。伊力亚一眼就看到了那些该死的雀斑。霍兰德再次伸出手。

“锦标赛祝你好运。”他说。

伊力亚伸出手握了握，咧嘴笑道：“等我们打败你们，你就不会这么友好了。”

“那不可能。”

伊力亚知道霍兰德是真心这么觉得。这家伙相信自己能拿到金牌，成为NHL的选秀状元，因为他是该死的冰球王子。

或许霍兰德期待着伊力亚会同样祝他好运，可伊力亚只是松开了手，转身走向球场上。

* * *

车里，夏恩告诉爸妈他刚才在跟罗扎诺夫说话。

“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母亲问。

“挺混蛋的。”夏恩道。

* * *

当锦标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加拿大队又被羞辱了一回。俄罗斯人暂停了庆祝，以便每个球员都能互相握手——这是展示运动员精神的仪式，可在那一刻，夏恩真的无法感同身受。

一方面，俄罗斯队打球.....脏得很。他一直讨厌跟他们对阵。

另一方面，伊力亚·罗扎诺夫真的太他妈厉害了。厉害得让人火大。锦标赛过程中，媒体花了很多工夫给两人的竞争关系造势。夏恩努力忽略那些报道，恨意的火苗却可能因此烧

得更旺了。

轮到他跟罗扎诺夫握手时，夏恩能看见闪光灯在两人身边闪个不停。他刻意直视着罗扎诺夫的眼睛，生硬地说：“恭喜。”

罗扎诺夫坏笑着说：“选秀见。”

夏恩的脖子上挂了块银牌，可他感觉就跟挂了只死老鼠似的，完全不想要。他礼貌地忍着听完俄罗斯国歌，努力眨眼不让沮丧的泪掉出来，然后才终于被允许离开赛场。

事情不该变成这样。他应该在祖国带领着国家队赢得金牌。这是国人的期待。全加拿大的希望都堆在他十七岁的肩膀上，而他让他们失望了。

每次跟罗扎诺夫争球，这个俄罗斯人都会死死盯着他的眼睛，露出坏笑。夏恩从不轻易因人动摇，可那个该死的坏笑每次都让他无所适从。

也许只是因为，在高于他人的层次待了太久以后，夏恩终于遇到了他的劲敌。

夏恩确定一定只是这样。

[1] Regina，加拿大城市，下文提到的萨斯喀彻温（Saskatchewan）省首府。

[2] World Junior Hockey Championships，又译作“世界U20冰球锦标赛”，为国际冰球总会（IIHF）所举办的二十岁以下级的年度赛事。通常在十二月下旬开始，一月初结束。

[3]美国发明家弗兰克·赞博尼 (Frank Zamboni, 1901-1988年) 于1949年发明了一款机动的冰面打磨清洁设备, 从此他的名字常被用来直接指代洗冰车。

[4]约合10cm。

第二章

2009年6月, 洛杉矶

“夏恩, 能麻烦你靠伊力亚近一点吗?”

听见摄影师的话, 夏恩向伊力亚·罗扎诺夫靠近了些, 感到两人手臂相贴。

“太棒了。好嘞, 笑一个, 男孩们。”

夏恩的眼睛受到一片闪光灯的冲击。他贴着罗扎诺夫站, 后者在一月份分别后好像又长高了几英寸。站在罗扎诺夫右边的是来自美国的大块头后卫苏利文, 由凤凰城以探花签选中。

罗扎诺夫在选秀中成了状元。

青少年世锦赛后这六个月, 夏恩都有点.....沉迷于.....伊力亚·罗扎诺夫。职业方面, 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都是队长, 这个赛季都带领各自球队进了冠军赛。两人都当选了联盟和季后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在各自联盟的进球榜中也都排名领先。

唯一的不同是，夏恩在主场获得一枚银牌，而罗扎诺夫获得了金牌。

现在，夏恩又一次得了第二。这辈子与冰球相关的奖项他从来都是第一。那个该死的家伙。

选秀结果倒不完全是坏事。夏恩被蒙特利尔探险者队选中，它不仅是全联盟最传奇的球队，距离夏恩的家乡渥太华也只是一小时车程。这对夏恩来说是个好去处，他英法双语都很流利，而且即便从小到大都是渥太华队球迷，他也一直非常看好探险者队。可不管怎样，屈居第二依然让他很难受。

让这一天变得更戏剧化的是，选中罗扎诺夫的正是蒙特利尔的劲敌——波士顿熊队。这下夏恩知道，他的职业生涯将不可避免地跟罗扎诺夫绑在一起。但凡他俩中有一个被西部联盟[1]某支球队选中，兴许这竞争关系就不会继续激化。可现在，接下来的一切都会非常刺激。

可这并不意味着夏恩现在不能对罗扎诺夫以礼相待。

“恭喜。”他说，并等摄影师拍完照片就转身去跟罗扎诺夫握手。

罗扎诺夫回道：“谢谢。”说话时的笑容里绝对有种洋洋得意。

罗扎诺夫没有恭喜夏恩。反之，他拍着夏恩的肩膀，像是安慰一个在少年联盟比赛中失利的孩子。夏恩躲开他的手，打算说些不像“恭喜”这么礼貌的话，可两人随即被人分头拉走，往相反的方向接受采访去了。

直到回到酒店，夏恩都没再见过罗扎诺夫。酒店大堂里挤满了身穿西服的运动青年，可即便在那样的人群中，罗扎诺夫依然显眼。他个子高挑，也好生打理了一番——一身深蓝色西装相当修身——看起来像个《GQ》杂志的模特。

夏恩觉得自己好矮。他上个月已经满十八了，此刻却觉得自己像个孩子。

罗扎诺夫也满十八了。就在上周。夏恩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沉迷于罗扎诺夫。

那一夜，在他独属的酒店房间里（他自豪的父母住在走道那头），夏恩无法入睡。

今天是筋疲力尽的一天，而且没错，他被NHL选中了。他达成了这辈子一直为之努力的目标。在选秀里得了第二没什么可恼气的。

他不是恼气。其实还好。他只是有点.....心烦。因为某些事。

他叹了口气，翻身从床上爬起。随便套了身运动装，穿上球鞋就往酒店健身房走去。也许稍加锻炼有助于清空他的脑子。

幸运的是，此刻健身房空无一人。夏恩走上两台跑步机中的一台，开始慢速奔跑。他没戴耳机，只让自己在运动器械的噪音中放空。

有其他人走进健身房，夏恩没发现。直到那人在他身边的跑步机上站定，他才注意到这里不止自己一个人。

伊力亚·罗扎诺夫匆匆点了个头，就转身面朝房间的白墙，开始在夏恩身边跑步。

夏恩努力忽略罗扎诺夫的存在。没什么好奇怪的，他一定也是因为睡不着；也有可能他总是在午夜后来健身；或者可能是因为时差还没倒好；还有可能.....

罗扎诺夫加快了跑步机的速度。他连看都没看夏恩一眼。可夏恩不仅小心眼还好胜，于是他也加快了自己机器的速度.....只比罗扎诺夫快上那么一点点。

不到一分钟，罗扎诺夫也做了同样的事，加快速度然后静待夏恩跟上。夏恩朝那边瞥了一眼，发现罗扎诺夫脸上挂了个小小的坏笑。夏恩摇摇头，努力不让自己也笑出来，也随之加速。

他们一直这样默默较着劲，直到都快达到跑步机的极限。以冲刺的速度奔跑太久会让人不适，夏恩全身都在抗议，火烧火燎。可他不想停下，连减速也不愿意，不能比罗扎诺夫先认输。天知道，罗扎诺夫还抽烟呢。夏恩一定能打败他。

可罗扎诺夫完全没有停下的意思。

又维持这样的速度奔跑了一两分钟，夏恩的手终于拍向急停键，踉跄走下跑步机。背靠在墙上大口喘着气，然后滑坐在地。罗扎诺夫也停下他那台跑步机，抓着控制台稳住身体。

“操。”夏恩呼哧带喘。罗扎诺夫大笑出声，也跟着靠墙坐在地上，与夏恩面对面。罗扎诺夫的灰色无袖衫已经被汗湿透。两人都大张着腿坐，罗扎诺夫的球鞋差不多挨着夏恩的脚踝。

罗扎诺夫伸出一只手揉了揉自己的湿发，夏恩本不该觉得这一幕如此吸引人。罗扎诺夫非常.....有男人味。夏恩长了张娃娃脸，个子不高，脸上长不出什么胡子，连胸毛也接近于无。罗扎诺夫几乎跟他完全一样的年纪，看起来却像是已经越过了一道神奇的坎，走向成熟。

夏恩迅速将视线转向地面，希望运动后的红晕能掩盖自己脸上泛起的热度。

“真是操蛋的一天，啊？”罗扎诺夫道。

“嗯。完全同意。”

“跟你梦中的情景一样吗？”

夏恩狠狠盯着他的眼道：“就差一点。”

罗扎诺夫回以坏笑。“抱歉毁了你的大日子。”

“死开。”

“蒙特利尔挺不错，对吧？”

“对。”

“波士顿好吗？”

“当然好。虽然我只去过几次，但那是座不错的城市。”

罗扎诺夫点点头。

他们沉默一会儿，然后罗扎诺夫用鞋底碰了碰夏恩的脚踝。
“嘿，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

夏恩过了一分钟才回道：“哦，没错。蒙特利尔和波士顿是老对手了。”

“应该会很有意思。”

罗扎诺夫拿着水瓶喝了一大口。夏恩向往地看着他喝水时脖子的动作，假装自己会这样只是因为忘带水瓶。直到发现罗扎诺夫的喉结停止滚动，深色的唇上闪着水光，夏恩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在盯着人家看。对方的唇角微微翘起，伸出手将水瓶递给夏恩。

“噢。我不用，谢了。”

罗扎诺夫又冲他晃了晃瓶子，夏恩才接了过来。他需要水分，拒绝的话就太蠢了。两人的指尖短暂碰触在一起。夏恩举着瓶口悬在嘴唇上方，迅速将水倒进嘴里。罗扎诺夫就这样看着他。

夏恩还是第一次体会这种感觉。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变得浓稠。他体内的一切都在震颤、紧张，好像他马上要从一架飞机里跳出去一样。

他不知罗扎诺夫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可就在那一刻，夏恩想要.....某些东西。却无法名状。

他将水瓶递回去，这次夏恩可以赌咒发誓，罗扎诺夫故意用手指擦过了他的手腕。这漫长得像永远的一刻，实际上大概一秒都不到。

夏恩想让罗扎诺夫再碰他一次。

夏恩也想触碰他。

也许夏恩想.....亲吻他。

夏恩挣扎着站起身。“我要去睡了。大概.....还能再见到你，对吧？”

仍坐在地上的罗扎诺夫抬头看着他。“你会经常见到我。”

夏恩点点头，以最快的速度离开。直到抵达自己房间，他才允许自己失态。

那他妈到底怎么回事？

他从来没有.....上帝啊，他有女朋友的！他不是.....

一个你盼着她能主动提出分手的女朋友。她甚至都没过来看你选秀。

好吧，这是事实。可她刚刚开始一份新的暑期打工.....

你这一整天都没想起过她，直到刚才。甚至连一通电话都没给她打过。

没错，好吧。也许跟她的这段关系不太行，可他又不是只跟这一个女孩.....那啥过。

你现在就半硬着呢。只是因为跟另一个男人一起坐在健身房地板上。

行吧，这事他没法解释。

但他可以走进淋浴间，疯狂努力想着他的女友，或是其他任何女孩自慰。只要不去想那湿润的红唇、黑色胡茬还有浅棕色的眼，想点什么都行.....

往后的余生中，夏恩·霍兰德都将无法摆脱这个事实：NHL选秀这一天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是靠想象着伊力亚·罗扎诺夫爽到了。

[1]NHL球队分为东西两个联盟共四个分区，波士顿和蒙特利尔的球队都属于东部联盟。

第三章

2009年12月，渥太华

伊力亚看着酒店房间里的闹钟，上面闪动的红色数字从11:56跳到了11:57。

房中一片黑暗。他的室友与队里一半人都在走道那头的房间，一起看电视上播放的“美国跨年夜”庆祝活动。

伊力亚本来也在那个房间。他看了“黑眼豆豆[1]”的表演，吃着薯片，和队友们开玩笑。

然后他忽然就想自己一个人待着。

11:58。

渥太华是夏恩·霍兰德的故乡，这一点没人会搞错。这里简直为了夏恩·霍兰德而疯狂。他那张脸和他的雀斑在这里随处可见：报纸、电视、公交车、横幅，还有建筑物两侧。

霍兰德不愧是来自加拿大首都的人；和这座城市一样无害又无趣，不愧是。

他们俩的队伍暂时还没对上，大概在夺金赛前都不会碰上。假如决赛对阵的不是加拿大和俄罗斯，那会是件让人震惊的憾事。

11:59。

这个夏天，伊力亚就要搬去波士顿。去美国。以前，他每次离开俄罗斯都不超过几周时间。他将会开启NHL职业生涯。他将会变得有钱又有名。他要主宰自己的人生，远离他的家

庭。

午夜到来。

“新年快乐。”他对自己低语。

他从床上坐起来，拿起床头柜上那包尼古丁口香糖[2]。放了一颗到嘴里，他边嚼边皱眉。他能听见外面烟火的声音，还有周边房间里队友们的欢呼。

他想抽支真正的烟。他想跟人做爱。

他想下楼去酒店的健身房，并发现跑步机上有夏恩·霍兰德。

然而夏恩·霍兰德住的不是这家酒店。这里是夏恩·霍兰德的完美故乡，所有人都非常非常爱他，此刻他大概正跟朋友和家人一起跨年庆祝。

距离洛杉矶酒店健身房里的那个夜晚已有六个月，伊力亚差点就丢了大人。也许他能用如常的自大魅力掩盖住一切，可实际上，他只差那么一丁点就要忍不住和霍兰德调情了。或是差点就要把他按在墙上、吻上他的嘴。

问题是，他不太确定霍兰德会不会讨厌他那样做。

除非伊力亚十分不懂得察言观色——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否则他判断霍兰德大概会立刻回吻。

老天，从选秀日开始，伊力亚就一直被这个念头折磨。

自打那天后，伊力亚粗略估计已经干过几十个女人。他显然没理由沉迷于那位该死的对手，或者说对手的雀斑、黑色的眼睛，又或者他努力拼闯时泛红的脸颊。

操。随便了。在锦标赛中，俄罗斯队至今还没输过。加拿大队也没输过。却只有一支队伍能够赢到最后。相比起雀斑和礼貌的加拿大男孩，伊力亚有更重要的事要操心。

* * *

夏恩参加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青少年世锦赛在他的家乡举行，这可太让夏恩高兴了。他和家人一起过了圣诞，又跟队友在酒店过了新年。同往常一样，他的父母来看了每一场比赛，他还去见了许多朋友。

整个锦标赛期间他的心情都非常好，球也打得极为出色。

而今来到决赛前夜，加拿大即将连续两年对阵俄罗斯。

夏恩就要对上伊力亚·罗扎诺夫了。

锦标赛全程他都没见过罗扎诺夫。加拿大队和俄罗斯队在不同的球场练习，也住在不同的酒店。这场比赛将是他们首次对上。

可夏恩看过俄罗斯队打的每一场比赛，还研究了罗扎诺夫的比赛录像。这回他要狠狠打败那家伙。

六个月前在那个酒店健身房里，罗扎诺夫给他递水瓶时手指擦过他的手；夏恩几乎已经忘记那是什么感觉。他也几乎没想过那人泛红的肌肤，或是潮湿的卷发掉下来遮住棕绿色眼眸的样子。

一切都是因为.....肾上腺素。是刺激比赛留下的余韵，那时两人刚在跑步机上竭力冲刺，探索身体的极限，正伸展四肢瘫在地上。过山车般跌宕起伏的选秀日，他那情绪过载的大脑

出了个小差错。他又累又困惑，于是大脑对那天发生的种种有了荒唐的解读。

所以那晚之后，夏恩又回到了生活的常态。好吧，他跟女朋友分手了，不过也早该如此。

发生变化的还有一件事：夏恩发现自己开始.....关注男人了。不是他的队友或朋友这类人。而是.....比如说，机场星巴克里看到的路人，或是几周前出现在金斯顿[3]某家超市麦片区的男人。

又或是《胜利之光[4]》里的某个男的。

但不是说他对女孩没感觉了。女孩们对他一直相、当、有感觉，对于眼下即将成为身价百万的超级明星的他更是非常主动。所以，是的，他还是在跟女孩约会。很多女孩。

呃，少说有两个女孩。在他和女友分手以后。

嗯，不是那种直奔上床的关系。但也上过床。

七月以来，已经有两个女孩给他口过了。他享受得很。就那样仰着头。闭着眼。

他完全没想过伊力亚·罗扎诺夫湿润的深色嘴唇，或是歪起一边嘴角的笑容。

* * *

“你拿第二拿腻了吗？”罗扎诺夫坏笑着说。

“我会赢得这场比赛。”夏恩吼道。

“‘团队’这个词里并没有代表‘我’的字母，对吧？”

“‘吃我老二’这句话里有。”

此时两人正弯下身准备争球，罗扎诺夫闻言挑起一边眉毛。

“‘银牌’这个单词里也有。”他说。[5]

夏恩努力赢得争球。四十秒后，他努力精准地出现在射门需要的点位。

然后他努力赢得了这场比赛。

* * *

虽然自恋又嘴欠，但伊力亚对冰球是非常认真的。他也讨厌输球。

可这一次他输了。他只能带着银牌回俄罗斯。他并不以此为荣。

他一点也不想回俄罗斯。他想待在北美，开始他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他不想去听他父亲——那个大概没看过他任何一场比赛的人——羞辱他拿不到金牌。他不想和父亲一起生活，也不想再依靠任何人。他想变得有钱又有名，有人爱，有装满各色跑车的巨大车库。他想穿昂贵的衣服，和性感的女人去气氛火热的夜店。他想抛弃家庭和祖国带给他的负担。他想做自己。

冰场上，赛后队员们正排着队等待握手，霍兰德对上伊力亚的眼。时间不过一秒，伊力亚却感觉两人周围的一切都冻结

了，陷入沉寂。霍兰德汗湿的手掌握住伊力亚同样汗湿的手，四目相对时，他捏了捏伊力亚的手指，力道不大。

他的表情，还有手上的力道，对伊力亚说了很多。

我懂。

登上巅峰的应该只有一人，可我们会一起上去。我们要一路往上爬，直到没人能追上我们，登顶的永远会是我们两人。

霍兰德的眼中不带任何歉意，却也没有幸灾乐祸。跟加拿大队最后一名队员握完手，伊力亚已经重新挂上坏笑。因为他和夏恩·霍兰德之间真正的战斗很快就要开始。

而他已经他妈的迫不及待了。

[1]Black Eyed Peas，美国知名流行乐组合，成立于1995年。

[2]含尼古丁的戒烟口香糖，属于香烟代用品。

[3]Kingston，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城市。

[4]Friday Night Lights，2004年上映的以橄榄球为主题的美国运动电影。

[5]“我”在英语里写作“I”，所以单词“team（团队）”里没有，而句子“suck my dick（吃我老二）”和单词“silver（银牌）”里有。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